金鋼鑽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號

定報：中國境內 全年五元 半年二元八角 一月六角　日本同外國各埠加倍郵費在內報費先惠均作上海通用銀元計算郵票加一

廣告價目：五號方寸為一格以半格起碼每期每格洋三元

社址上海天津路慈安里五號　電話九〇六〇〇

（本報已於本年八月念八日呈請登記）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八釐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禁止翻印轉載翻譯

吳稚暉爲師大停辦一封信

北平師範大學、近來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景象、呂雲章和北平新報之文字官司、固沒有停息、雙方還是在法庭門法、不料此事未了、因共產嫌疑開除學生數十人、而三中全會又有委員提出改革高等教育案、內有取銷師範大學一項、北平師大員生聞訊之後、雖如晴天霹靂、飲食不安、雖其校長李蒸在京有電返校、報告此議暫緩進行、但一般員生、還是進行他的護校辦法、分頭函電、請求免師大死於非命、昨吳稚暉爲此、特致函錢玄同、說明一切、那封信說得很滑稽的、「今把他附在後面、給大家笑笑、「玄同先生、兄弟還用不着來「勛鑒」」所以既沒有官電可以鬼復、又自己捨不得掏腰包、擲個電復、所以仍用「快郵代電」一笑、裁撤師大、絕沒有這回事、儻是程天成先生、還多設師大、也有許多人說、不要窮漢開大口吧、北平師大的經費、能依時發放、財政稍能寬裕、便多增一點經濟給師大、叫他多「培植」（是引用別人的話）一點師才、就可以了、裁撤師大、絕沒有這回事、「請先生轉告各位先生、李校長前次在甯、屢枉顧、曾相左、抱歉得很、幷求先生代道歉、我們要講的話太多了、仍待見了面、在東安市場茶座上暢談吧　冬寒、祝疑古更進步、更健康、弟吳敬恆頓首」等語、（鷺畔）

戴季陶罵熊希齡賣國

（柳思）

中央黨部前以國民黨及其前身之同盟會與中會、在中國政治及民種族革命運動、有悠久之光榮歷史、開國前之革命祕密進行、及迭次起義、或毀家紓難、或捨碧血而換共和、赴義之勇、死事之烈、實開民主共和之先河、故曾組會徵集史料、從事編纂、用留永久、一面又搜集革命物品、公開展覽、昭示民衆、以資觀感、昨三中全會時、曾有黨史史料展覽會、其中色色形形、無奇不有、爲錄一二、以見其餘、民權報紙、有署名天仇之論著、大罵熊希齡爲賣國賊、專制之奴「自由一天不死、天仇一天不死、決不與之干休云云」、今事隔二十餘年、天仇未死、而已成爲今日之提倡經咒救國之戴傳賢大院長矣、又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出發廣州一幅、不啻一幀古行軍圖、悲壯之至、民十三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屆中央執委合照、如孫中山譚組安張溥泉廖仲愷胡展堂恩克巴圖等、均無恙貌、今則時隔數年、生死殊途、眞有不勝今昔之感矣

舊都之畸形次租界

（俊心）

北平東交民巷、是各國駐華公使領事的公署所在地、因爲這樣、便無形中成了次租界了、這是前淸的官吏放棄法權而養成的、他的範圍內、一切行政、也喪了一種畸形狀態、中國的警權和一切公安、都沒法去干涉的、所以藏匿了許多禍國殃民和反動分子、而他們更巧造名目、所謂公使團、外交團等怪名詞、這些都不合國際公法的私組織、近年來特將東交民巷的外交團三字的汽車牌號、改製本機陸續把他糾正些、最近北平市社會局、又藉年終的關係、擴磁的車牌、只寫某國使館名義、以資識別、這種辦法、本屬不徹底的、應該像上海市一樣的車牌照、但還要寫某國使館幾個字、也可知東交民巷的怪勢力、還是在舊都存在、打倒帝國主義、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達到了、

精神戒烟

蘇州蕩口謝仲惠君函　謝函之一

濟倉製藥公司啟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東　上海綢緞公司

經售廢利（新沙遜）洋行新到大批老虎牌四股粗絨線　每磅特價二元七角　機會難逢　幸勿錯過

批發格外克己　請駕臨南京路外灘沙遜房屋安利洋行絨線賬房接洽

中央運動場　回力球

今晚八時起賽

國醫施濟壆

診例：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診金一元二角　出診下午四時至八時　診金四元四角　路遠道加

介紹人：嚴獨鶴　孫玉聲　李浩然　周瘦鵑　陸士諤　尤半狂　黃轉陶　陸澹盦　杭石君　陳蓮痕　余空我　黃光益　朱其石　朱劍侯　蔣人可　鄭逸梅

診所：天津路慈安里五號

徐麗洲痧痘兒科專家

老閘橋北小菜場對面　電話四二一一六

陳光甫不敢進戲院

（公曼）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之總經理陳光甫氏、老成練達、才識兼優、尤富於奮鬥與創造性、在國內銀行界中、誠不愧爲一急先鋒之人物也、去年「九一八」之前、該行爲壯觀瞻、及便利顧客起見、特就上海甯波路江西路口、租借廣業公所地址、自建七層大廈、堂皇富麗、美奐美輪、於國內各銀行之建築物、堪稱首屈一指、而內部設備之完善、部署之周詳、尤爲各銀行所望塵莫及、惟陳氏誠恐該行行員、居移氣、養移體、於其素來標榜之服務社會宗旨致相悖背、故輒加以規勉、開幕不久之前、陳氏曾往青島分行視察、於行務會議後、特召集上中下各級行員、至經理室訓話、其扼要語、則爲一銀行行屋、本不宜華美太過、尤其是中國之銀行、因中國爲農業國、除通商口岸外、內地以農工爲多、如行屋過於華美、工人農民、常有逡巡不前之概、若大門兩旁、有警察守崗、一般人更視如官府、甚至望而生畏、不敢隨便進出、鄙人初到美國時、行至一戲院門口、徘徊良久、終於未敢入內、明知其爲一戲院、且深欲一觀其劇、惟以其巍然之大廈、高聳雲霄、令鄙人見之、似有懼色、故行屋過於堂皇富麗、設顧客無正確必要之使命、徒然使其不敢與我接近耳、」以上所云、可謂深合平民化之思想、不過該行之上海總行新建房屋、既如許富麗堂皇、陳氏在青所發表之議論、未免子予子盾、言不由衷、而陳氏昔年、以堂堂之留美大學生、竟因其爲大廈之故、致不敢入其戲院觀劇、似此情形、亦未免有類鄉下土老兒、初入五都市之一種態矣、

新舊醫紛爭之公道話

（吁叟）

柏文蔚悔辦新中公

（執中）

落霞孤鶩

（一三一）（滄倉）

褚問鵑哀悼張應春

（八塵）

孔祥熙抵神戶

（馬躍）

覃振不忘胡瑛

（園翠）

金鋼鑽小說集發售

本報所印之小說集本係專供全年定戶贈品之用、現徇讀者之請廉價發售、凡本報讀者可以享受優待權利附印優待券一紙、憑券只取成本大洋五角

金鋼鑽小說集目錄

全書目錄列下

書共一冊中國裝訂　定價大洋八角

凡本報讀者持券向本館或外埠各代派處購書實收大洋五角

優待券

此券係優待本報讀者購買金鋼鑽小說集之用、憑券每部實收大洋五角、無券照定價每部實洋八角正

金鋼鑽小說集

勦共開始總攻 （白水）

一月以來、剿赤聲浪、突然沉寂、原因是一方剿赤告一段落、一方三中全會開幕、大部委員來京出席、要全會已閉幕、前方對於總攻已有準備、一俟蔣委員長自奉化原籍返後、將直赴前線、坐鎮南昌、決定於最短期內、肅清江西匪共老巢、其軍事計劃、預備各方同時並舉、使共匪忙於應付、走頭無路、屆期方可一網成擒、其計劃劉十九路軍部合同四十九師張貞、由汀洲入古城、進攻瑞金、第一四師圍軍入贛部隊余漢謀、張枚新、陳章及王贊斌各師分攻會昌、雩都、中央軍陳誠試克祥、第四軍吳奇偉會攻興國建閩省方面十九路軍會同劉和鼎部肅清閩北、粵軍獨立第一師若任寰部警戒閩南、劉珍年部出動警戒閩、浙、贛三省分界之處、湘省劉建德在湘邊截擊、如此四面設防、步步為營、預計三四月內、當可全部肅清矣、現剿匪各軍於已克復之地、施行綏靖工作、一方面又封鎖匪區、斷絕接濟、以制匪死命、現匪區內部糧食困難、已有斷食之虞、中央軍堅壁清野、即不來攻、共匪亦難於為濟也、由此可知共匪之壽命矣、

〔紅氍毹話〕馬連良之假金牌 （翁了）

馬連良之假金牌、於前夕出演、憶民元時、四馬路丹桂第一台、日角小金娃者、排演三上轎、情節與此大略相同、茲記其大略如下、三上轎乃一惡霸、人皆呼之曰三太爺、一日出門、見某生之婦甚美、欲娶之而無以為計、遂佯與某生結納、誘之至家飲宴、暗酖於酒而殺之、牛父雖有所聞、畏其勢、不敢攖其鋒、沈冤久未得雪、惡霸倩人求婚於婦翁、並偽造債據、向翁追索、翁姑堅不應命、諸婦聞之、屆時花轎到門、婦初次上轎、痛哭於夫之靈前、二次上轎、於翁姑前牽衣飲泣、不忍遽去、三次上轎、抱呱呱幼子於懷而乳哺之、稀種良情、刻意描寫、頗足動人、後經從來再三苦勸、始登輿而去、而懷中已挾有白刃矣、洞房之際、故作歡容、並曲意獻媚、欲灌醉以酒、乘其不備、拔出利刃刺之、殺為惡霸奪去、幸其夫顯魂助婦、夙仇始雪、其小金娃演至此即告終、尤演三次上轎、悽楚動人、以乳兒一場為悲苦、台下有因之下淚者、昔年梆京老水上驚、猶以此劇擅長、又聞老伶工云、婦既刺死仇人、復以刃自刎、未中要害、從人施救、得不死、後尚有公堂等節目云、今觀馬連良所演假金牌說明書、惡霸即張居正之子張炳仁、被炳仁酖死者為李通、李通既死、娶其婦崔氏以去、即三上轎是也、崔氏既進炳仁家、誤刺其僕人張槐、即自刃而死、與小金娃所演互有不同、假金牌者、有荊州州府孫安、與張居正有夙仇、至是逮炳仁、掌訊時、條傳金牌至、欲拿孫安入都、其夫人稔知金牌式、揭破其偽、孫安研訊來使、始悉假金牌發自張居正、孫安入都面君、能張居正職、又按張居正萬曆時為首相、史稱其飭吏治、整邊備、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為相十年、海內稱治、今觀劇中適得其反、亦猶揭家將劇中潘仁美、同一謬也、

首都之佛集 （碧澂）

因為三中全會開會、那西藏的「班禪額爾德尼大師」、和蒙古的「章嘉呼圖克圖」、都趕到首都來觀光、這位「章嘉佛」、本已受了「宣化蒙旗」的使命、而「班禪佛」、也已早就來命「宣化西陲」、最近他還在京舉行一種盛大的就職典禮、而首都地方、有了這兩位「宣化大師」的「黃袍」「袈裟」、也就熱鬧非常、別有一番新氣象了、除掉「班禪佛」和「章嘉佛」以外、在首都的、又還有一位「迪魯瓦佛」、這也是一尊「佛」哪、還有什麼名主席邵力子先生、又在打電報給政府、要政府派飛機到青海、去接那「敏珠爾佛」、原來那「敏珠爾佛」、不久也要到首都了、而首都又要多一尊「佛」了、「佛集首都」、這倒是一樁盛事、這也是一句確話、我們替他算算、「班禪佛」、「章嘉佛」、「迪魯瓦佛」、一現三位、恰合上一句「三世佛」、將來再來一個「敏珠爾佛」、那就有了四位、那又恰合上一句「四天王」、假使再把我們那「啓建金光明」「一興修白馬寺」的「戴居士」、再算下去、那就是五位了、可是佛經裏、却不大有「五子同科」的例、而那梢路頭的「五路神」、散相思的「五瘟使」、又都是「外道」的傳說、還有一種「五通神」、更其是「野狐禪」、斷然不敢拿來褻瀆諸「佛」、好在光頭們常要帶一種「五佛冠」、那麼就給諸位做「五佛冠」吧、東北三省、已經給日本人奸殺焚掠、弄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這裏、我要志心頂禮、念一聲「南無佛」、希望「諸佛」、趕快施展出「無邊的法力」、把那羅場上逃出的「魔王」、快快趕掉了、那時、便可說佛集首都、是一樁「祥瑞」了、

林大拳 （金一明）

拳術二字、從表面觀之、似乎僅有兩隻拳頭之義意、殊不知拳術家之言拳術、謂遍身共有十三隻拳頭、如二拳、二肩、二肘、二胯、二膝、二足、一首、共十三處、處處均能擊人、普通人只知用兩拳、而不能將兩拳之活勁、移往他處、用以代拳、此拳術之所以貴而能稱其為拳也、練拳術者、有兩拳與常人無異者、亦有練拳術、兼練兩拳有功、其拳而與常人特異者、吾師林大拳是也、林師名作霖、字小圃、籍江都、體魁梧、虎頭燕頷、少負才名、能詩善飲、兼善技擊、幼時以草紙數百、釘於壁柱間、朝夕以拳擊之成齏粉、更易以沙袋若干個、懸樑上、朝夕用拳拋擊、繼則能疊磚石數層、擊之皆碎、拋擲瓦於空中、隨而擊之、作蝴蝶舞、終則握雞蛋如豆漿、擊木桌留爪痕、北技成、而其拳亦大於常人一倍有奇、嘗云、拳術二字、包羅全體而言、即以拳之一字一部份而言、亦包羅「肘」「臂」「腕」「拳」「指」在內、「拳」字為拳術中之主體、操拳之法、一般拳術家多不能明瞭、其所發之拳多無勁、故宜於握拳之先、注意於「捲」「緊」「勁」「擊」四字、所謂「捲」者、握拳之時、先躬其四指、捲曲其上兩節、緊貼其第三節之下、此時手背成平形、背節內陷、形如虎爪、所謂「緊」者、再將第三骨緊曲收握、使大拇指曲貼於二三指之中節、則已捲緊、所謂「勁」者、吸氣提勁、貫達指端、自知有力、如欲擊人、由曲而伸、即成為擊、所謂「擊」者、不捲不緊、不緊不勁、不勁亦不成其為擊、呼氣伸拳、吸氣收拳、一吸即一伸、一伸即一縮、其拳快而不停、其勁用而不竭、此拳術之妙用也、師嘗偕友遊於綠楊村中、師曰、大丈夫、生當亂世、不能率貔貅十萬、縱橫天下、亦應提三尺劍、斬當道白蛇、為地方除害、蓋以邑有白姓、虎而冠者、作惡不止、師嘗擬有以懲之、言時至竹香亭、正值一夕陽在山、歸舟如織、師寫一聯以贈其綠楊村主云、「翠竹滿香亭。際茲柳暗花明。宇宙清和。莫放此春秋佳日。」「綠楊垂古岸。到處水流風動。湖山嫵媚。更堪愛簫鼓夕陽。」寫方畢、忽白姓率其爪牙五六人至、見聯脘而笑曰、句尚可、字則不免塗鴉之誚矣、師怒、語不相讓、白亦能拳、約於草場中角決、白善用腿、謂「手是兩扇門、全憑足踢人」、故凡與人交手之時、白多用「偏採」「連環」「蛟花」等腿步、能發無不中、師亦屢聞之、見其左腿在前、則防其右足、右足踢來、身法略向後退、更防迴身來仍發右足、白始屢進而屢逼、林師屢退而屢縮、白肥既壯、而氣益驕、林師已退無可退、身近河沿、白猛將雙手上揚、作白鶴展翅、突飛右足蹴來、師乘右步、身微右閃、以右拳上抵其脚、下擊其踝、白仰跌不能興、歸臥數月、兜始稍斂、師亦因此幾興訟獄、遂負笈東瀛、光緒末年歸國、民初執教鞭於蘇省第八中學、嘗於體操餘暇、兼教拳術、嘗僃作於教場酒家、吟詠大拳贊之、近以不得其志、精、世人以其拳大、故以林以為樂、其詩句多有為時所稱美女、迺非怒目金剛所能詩、兩者不相符合若此、能道者、而師能道之、善拳師亦奇人矣、

出版界對日停止交換 （彈指）

自為寶山慘案發生後、吾國各地即努力於抵制劣貨之運動、厥後「九一八」「一二八」先後事件爆發、各地抵貨潮流、日加膨脹、稍有天良而非漢奸者、莫不一致抵貨是務、而拒用劣貨因之劣貨在華銷路、大為慘落、日本失業者驟增數十萬人、經濟絕交、收效已見一斑、現下北平上海杭州等處、出版界、已聯絡一致、實行與日本刊物交換之中止、蓋出版界有普通習慣、雙方交換刊物、如書籍新聞紙雜誌之類、互相流通、以資聯絡、日前出版界深覺對日經濟絕交、已收效果、特從事刊物之不交換、以促日方智識界之覺悟、使彼知國家邦交、雖無斷絕、但有智識者、不願與彼往來、表示同仇敵愾、上下一致、故近來日方寄來之刊物、吾國出版界、已在包皮紙上批明不受、多數退還、此種辦法、可以名之曰思想絕交也、

畫梅新語 （石予）

乃乾款四幀題云、「趙子昂詩云、輕輕踏破白雲堆。半為詩僧半探梅。不逢分梅未放。野猿笑我卻空回。今畫作滿林吐馥。可傲子昂矣、按此詩松雪集失載、見郎仁寶七修類稿、云予過仁福寺僧房、見趙魏公子昂親書探梅訪僧一絕句、即此詩也、石子寫於半閒廬之容膝軒、東風溫暖、有醞釀雪意、又一幀題云、一味淒涼君勿歎、平生初不願春知。陸務觀梅花詩也、又湖山尋梅句云、萬木僵死我獨存。本家長生非道現。不願春知、乃能長生存、此中消息、知者幾人、人惟不耐淒涼、斯不能長存耳、君勿歎三字、實自心提命、其如聽者之藐藐何、為之一喟、又一幀題云、遺落在人世、光景那復深。年年怨春意。不桃競杏林。元微之桐花詩、可借題梅花、杜子美詩云、水流心不競。桃杏梅春最盛、能不與之爭者、厥惟寒梅、宋人有詠點梅花天地心句、是梅花之心、即天地之心、心不競、固自然而非強者、則年年怨意何賞竟未盡合也、又一幀云、我心塵外心。愛塵外物。欲結塵外交。羞塵外情。

諸大律師受任本報常年法律顧問通告

沈竹君　張舍我　顏魯卿　邵繩祖　湯天陶

本律師茲受任金鋼鑽報館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如有侵害該館營業及其他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盡保障之責、此佈

沈律師事務所 新聞路九八四號電話三四〇七九
張律師事務所 江西路三一八號電話一三九三九號
顏律師事務所 愛多亞路九號八一電話六五二號
邵湯律師事務所 西門中華路一三〇二號電話南市七七號

小金鋼鑽　※華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廿九日　本報第一一三一號

□顧悼秋遺詩 （逸梅）

吳中星社、詩酒聯歡、月必歡會。既而星友次第來滬為海上寓公、予亦飢驅滬瀆、乃集滬瀆諸同文、別組雲社、社友適合雲臺二十八將之數、悼秋、社友之一也、君有神州酒帝之號、奈其時君方病足、飲以三蕉為度、已無當年豪縱之氣矣、旋病劇歸梨里、未久便以下世聞、才人不壽、惜哉、君遺著有靈雲別館散記一編、服媚室酒話萬餘言、詩數百千首、皆散佚未付剞劂、君為南社名賢、社中主政柳亞子、其表叔也、遂於里中倡酒社、酒龍畢至、醵集禊湖、君既號為酒帝、有與郇革命者、乃陳酒作戰、奈以適攖小極、量說減而敗、然心猶不服、以為是役乃高龍白登之圍、脫無微恙、當不至是、嘗有君干豈有如懷慇。肯向聲前御冤旋。之句、一時傳為趣話、其品評海上酒家、以王寶和竹葉、茅長順花雕為第一、謂茅家之酒、醇厚無比、方諸詩人、有杜少陵格律、王家之酒、則以雋永勝、如名士、殷路、流淬自容、色清澈如初春柳葉、可擬以騷雅之詞、昔人論酒、以色清為上品、吾於竹葉、無間言矣、其雋妙有如此、夫人徐倩、為徐山民先生四世女姪孫、亦工吟詠、元夜詩、有絕憐夫婿風流甚。洗宕乾坤酒一觴。蓋指君狂於麴糵而言也、又有悼秋外子云、春愁撩亂鎮無端。強賦新詩付汝看。燕燕不歸連夜雨。杏花消息一臆寒。想見君家伉儷之情、君面白皙、如何郎之傅粉、生平不御馬褂、其外甥蘇錦以其儉也、購緞料以贈之、君辭之不付剪裁、親朋宴會、仍背心一襲如故也、觀邕與予為至契、悼秋遺詩、即觀邕貽予者、老服、悼秋之別署也、

[illegible]

□小說 （陸士諤）

小說肇自唐初、雖漢魏晉唐、歷有作家、然不過供酒後茶餘談助、不敢登大雅之堂、與詩文分庭抗禮、自明之李卓吾、清之金聖嘆、精心批賞而後、一登龍門、身價十倍、里巷相傳之說部、幾幾乎附庸風雅、與盲左腐史同其身價、人以重李金文名故、遂並重李金所批之小說、然嗜痂有癖、猶未能普遍於文學界也、有清光緒之季、新會梁啓超辦新民叢報、刊有我佛山人吳研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同時南亭亭長著官場現形記、「東亞病夫著孽海花、學界傳觀嘆賞、而新小說之作風始盛、一時小說名家、如雨後春筍、後先奮起、然互相摹仿、千篇一例、社會小說、則彼此說為社會、偵探小說、則彼此說為偵探、言情小說、則彼此說為言情、民國紀元而後、余嫌小說界之陳陳相因、思別闢蹊徑、為異軍蒼頭特起、戲撰一章回體之歷史小說清史演義、刊諸神州日報、此書名目、自知不安、因未有清史、何義之演、而書賈出資翻版權、定要此名、無奈何也、不意出版後、銷路大暢、而清宮演義明宮演義等仿余而作者、民國演義、滿街都是矣、余即棄去歷史小說、別闢一武俠小說八大劍俠、續俠血滴子七劍八俠等、不意武俠小說、又開風氣之先、而坊間翻版、幾乎非武俠不能成小說矣、一倡百和、余何幸而兩為倡者、余思余本來是個醫者、自有固定之職業、又何必搖筆弄墨、與小說爭一日之短長、於是舉虬髯客以中國讓太原公子、安分守己、不再向小說界露頭角矣、

□答周君雍齋 （汪吉門）

秦代製印問題、曩昔與西冷印社諸人、亦嘗討論及此、此曾懷疑數十年而終不能釋然者、昔論引王國維羅振玉兩家著錄、秦代銅器至三千餘器之多、王羅兩家、皆篤學好古、一時賢豪、決非我欺、然吾人攷古、研討不厭求詳、以始皇之淫威、當時文網之嚴密、凡關臣民、曷敢觸犯禁令、試觀琅邪罘山泰山諸碑、皆歌功頌德之詞、所謂秦代銅器、或當官家之作、與漢人製私印、用意截然不同、是否願再與好古者商榷焉、

□楓窗零拾 （鄭萼周）

風雅之與淫褻、豪邁之與粗野、秀逸之與柔弱、相去僅一間耳、詩文然、書畫然、人之品行、亦何獨不然、嫣紅姹紫之花、曼舞清歌之鳥、亦足游目騁懷、怡情悅性、較諸北里之花、脂粉俗氣、薰人欲嘔、其雅鄭之相去、又何如哉、世間不之佳麗、然欲求十全十美、毫無瑕疵者、則亦難得、故吾儕遇美人、祇宜遠觀、不可逼視、蓋遠觀則姿態天然、逼視則瑕疵難掩耳、

滬壖話舊錄 （海上漱石生）

□書畫界之變遷

書畫家之取潤、昔日甚廉、大抵扇面祇得數角、多或一元、屏條倍之、堂幅十元左右、並無磨墨等費、惟傳神家繪行樂圖、則最少須洋五六元、點毯工細者外加、（圖之下幅、例有一毯、工細與草率有異）、貂帽貂套外加、婦女朝裙鈎細金外加、壽容外加喜封、揭白外加利市費、（圖於易簀時繪者、謂之揭白、）故一圖有多至數十金百金者、今則滿制推翻、已無朝衣朝冠之行樂圖、喪家皆用放大攝影、或放大畫照、宜乎此業之淘汰也、光緒中葉時起、每值歲序更新、商肆風行一種月分牌、倩畫家繪圖、以五彩石印精製成幅、饋送主顧、圖以時裝或古裝美女為多、鄭曼陀丁雲仙諸畫家、鈎心鬥角、各獻其技、一圖之值、昂至洋二三百元、即不甚著名之人、亦須洋數十元、此風至近年崇奉國曆、無須以陰曆日期、與陽曆對照、始相率停止繪送、而年月分牌之美女畫、則仍甚行於時、丁慕琴、但杜宇、謝之光各畫家、皆為個中名手、餘尚不乏其人也、（仍未完明日續）

小閒話 （陸士諤）

吾勸余先生、從此閉門思過、反躬自問、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醫者之學識、不能沉迷於最狹小最單純之細菌說內、此外不知有外感、不知有內傷、要放寬胸襟、虛心請益、別求細菌說外之良知識、吾願余先生如互鄉童子、潔己以進、與者與之、逃墨歸儒、則余氏之為余氏、其庶幾乎、吾告余先生、從今而後、可以閉門思過、反躬自問、同一病也、何以西醫治之而加劇、國醫治之而立效、彼毋細菌之說未必是、六淫之說未必非、解剖之學似精而實粗、經絡之說、雖鑿而有據、沉迷半世、一旦豁然者爽之、逃墨歸儒、余氏之為余氏、其庶幾乎、吾告余先生、從今而後、可以閉門思過、反躬自問、歛需筆錄、開實心竅、與其於國醫書、抄襲摘錄、不如細心研讀、倘嫌門徑難讀、則余著之醫學南針、初集續集、皆可購讀、開卷有益、則此後所造、或在湯本求真之上、亦未可知、倘望如互鄉童子、潔己以進、與者與之、逃墨歸儒、余氏之為余氏、其庶幾乎、

□胡石予畫梅潤例

屏條 三四尺每條二元 五六尺每條三元 七八尺每條四元
橫幅同 整張倍之 着色加二成 點景加倍
冊扇 每件兩元
先潤後畫立索不應
收件處蜆山莊閭鎮或本報館

胡生畫梅三十年、題畫詩亦千百首、用墨古勁、蒼秀似甚勝任他、否否、乃者索畫人益多、秃毫霜毫、如欲帶為翻潤例一再加、嗜痂逐臭家諸友都說此非造孽錢可賺、香膩可沽酒、荒荒世界萬花春、一笑從之忘老醜、石予戲題諸及代定畫梅潤例後

金松岑 趙眠雲 柳亞子 樊少雲 高吹萬 施濟羣 汪鼎丞 鄭逸梅